



浅谈魏晋玄学与魏晋美学中的形、神问题

文 王海东

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Form And Spiril In Metaphysics And Aesthet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y

玄学，是中国古代的解说、阐述、发挥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学说，因为当时处在公元三四世纪三国之后的魏晋时代，故而又称“魏晋玄学”。“玄学”之意是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中吸取、发展而来的，在古代人们看来这三部深奥奇妙的书，可以说玄之又玄，因此称之为“三玄”，一时成为当时名士、知识分子必读之书，而把研究和发挥“三玄”的学问称之为玄学。

魏晋玄学的中心问题是“有”和“无”，围绕这个立论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，即贵无学派、崇有学说、无无学说。一、魏晋玄学的典型理论就是贵无学派提出的贵无学说。二、崇有学派提出的崇有学说。三、非有非无学说，即无无学说。

魏晋时期关于“有”“无”关系的辩论波及到了佛教之中，当时佛教在中国刚刚立足，为了使中国民众接受自己的道理，它以中国固有学说进行解释和阐述，佛教信仰空，即空无所有，这与“有”和“无”关系的辩论颇有相合之处，因此一些佛教徒亦卷入这场玄学之风中，最为典型的一位便是僧肇，他提出了“非有非无”学说，他在《不真空论》中表述，“不真空”的意思是：看起来“有”是存在的，但它的存在是一种假象，不真实，所以是空的，是无有，即因为不真，所以是空无，“有”而不真，所以是“非有”，不真即是假，所以是“非无”。非无学说的主旨在于否定事物的真实存在，肯定事

物的虚假存在，否定绝对虚假存在，否定绝对虚无真实的存在。这与崇有论肯定事物的真实存在，贵无论肯定虚无真实的存在都不一样。

魏晋中有一种学说，叫做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简称为“越名任心”，这里的“名”指名教，“心”指本心，“名教”指人的身份、地位及与之相应的名号为根据，把人分为不同类别，并由此进行每个类别应当如何处世、理事、待人、接物的教育，以至形成人们行为权利与责任的规定风范，一般来说儒家强调名教，认为名教是维持人类社会安定并使之得以发展的根本。道家强调自然，认为人生在世，自然就会亲其所亲，爱其所爱，不如教化自然便能和谐相处，阮籍和嵇康是其代表人物。

由于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风大盛，使用言词的问题更成了玄学家们的特别注意的一门学问，于是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观点更得到了新的理解和阐释，即言不尽意、得意忘言和言不尽说。言不尽意的观点认为，言词虽然是用来表达意思的，但因其具有局限性，所以不可能完全表达出要表达的意思来，世间的道理无穷无尽，特别是寰宇的根本道理，事物的内在本性，更是深邃宏远，不可言喻，因此主张体会眼外之意，实行不言之教。

得意忘言，认为言词是用来表达意的，但言词并不等于意

思。言词是表达意思的工具，意思是言词表达的对象；在人们相互的接触中，只要表达了意思就达到了目的，目的达到了，言词就无用了，用不着固守，可以忘掉。

言尽意说，言词是用来表达意思的，言之所以能够产生，就是因为它具备表达意思的功能；言既然已经产生，就能完全表达出意思来。

魏晋玄学的思辨为这一时期的美学提供了形而上和方法论的基础，大大推动了这一时代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，从总体上看，玄学与美学的连接点两者都超越有限而去追求无限。玄学家们所说的“无”是现实时的人生之中，特别是在情感之中表达了对无限的体验，进入一种超越有限的、自由的人生境界，而这种境界，恰恰是审美的境界。玄学的深奥，玄妙，以及玄学名士的那种放达，不拘礼法，不被世俗所忌、所拘，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期，迎来了魏晋书画的自觉时代，造成中国书画重神尚韵的民族特征，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同源、同理同法，书法和绘画要在写字和画画的基础上同时赋予点、线、墨色以神韵和生命，创造出艺术美的意境，而进入艺术的殿堂。魏晋玄学与书法、绘画艺术之间最为密切的联系，或者说魏晋玄学对中国书法、绘画艺术的影响最为深刻的表现之一，乃之于玄学使书法和绘画脱离了“不计工拙”的发展阶段，而进入了艺术的自觉时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没有玄学，就没有中国古代的书法和绘画艺术，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，只是在经过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陶冶之后，才真正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独立的艺术形式，才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百花园中光彩夺目的奇葩。刘勰在《荆川裋编》中说：“字画之工拙，先秦不以为事……”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，大臣至处士，往往以能书为名，变态百出，法度备具，遂为专门之学，就指明了这一点。魏晋玄学对当时书画艺术的表现之二，乃是造成那个时代士人们对书画艺术的普遍热爱，使擅长书画成了玄学名士乃至后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又一重要标志。魏晋时期不但人们的思想上超越了秦

汉，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神仙迷信、忠臣义工的行列。非圣无法，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，而这些人既无显赫的功勋，又不具无边的法力，更无可称道的节操，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，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。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、人生观的胜利表现。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放浪的形骸，饮酒享乐，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、胜貌、品格和风采吸引着、感召着，人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、节操、学问，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的精神状态，受到了尊敬和膜拜，是人和人格本身，而不是外在事物，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。最为典型的画像砖是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》，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七个为伍结伴的名士，而荣启期却是先秦高士，而他们的共性都是不拘礼法，放纵不羁。

在中国哲学史上，自先秦就已提出了形、神的问题，只是到了魏晋玄学才和美学、艺术发生了密切的关系。刘邵指出“物生有形，形有神情，能知神情，则穷理尽情。”葛洪也说：“区别臧否，瞻形得神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为力。自非明并日月听闻无音者，愿加清澄，以渐进用，不可顿任”。《抱朴子 清鉴》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精神和肉体的关系，而是如何从人的外形去察知其内在的精神、个性、才能、智慧，是一个甚为玄妙的问题，因此说：“能知神情，则穷理尽性”，非“明并日月”，听闻无音者是难于办到的。何晏则引用《易传》的“深”，“几”，“神”等概念来评价当时名人，表明他已不同于一般的人物品藻。而是将人格理想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。“神”是何晏以及整个玄学的重要论题。何晏的“贵无”实际上就是讨论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”的“神”即是不为任何有限事物所限定的无限。“神”不可能表现于某一有限的“形”，所以，形神问题实际上是“得意忘形”的推演。何晏、王弼把“神”规定为超越于有限的“形”的一种无限的自由境界，从而使形神问题和美学的关系提高了一步。

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教师



浅谈魏晋玄学与魏晋美学中的形、神问题

作者: [王海东](#)
作者单位: [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](#)
刊名: [上海艺术家](#)
英文刊名: [SHANGHAI ARTIST](#)
年, 卷(期): 2008, (6)
引用次数: 0次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shysj200806011.aspx

下载时间: 2010年3月23日